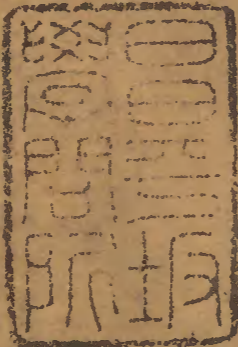


御批通鑑綱目

四十四



漢書門			
八	七	六	二
一	〇	三	二
八	一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八	七	漢
四	一	六	書
〇	八	二	
函	冊	號	類

編年九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2
冊數	81 (38)
函號	284 5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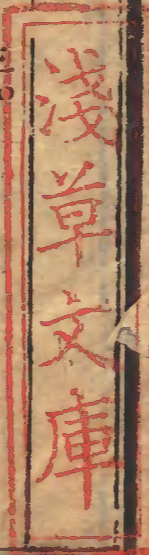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起茂子。唐玄宗天寶七載。凡十一年。

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兒諸王公呼
 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翁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
 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
 力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
 上屬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
 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
 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
 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
 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
 事矣胡氏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
 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
 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
 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兵太重之說亦
 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
 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
 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七載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關中注見楚義帝元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巡狩注見隋煬

帝大業六年

五月群臣上尊號。○賜安祿山鐵券。**質實** 鐵券注見漢高

帝十二年丹書

書法

漢為功臣鐵券不書。此何以書。議寵過也。祿山

之反。帝之寵過實啟之。書鐵券始此。終綱目書

鐵券。是年安祿山。德宗興元二年。皆終反者也。

○以楊釗判度支事。**考異** 據後書貴妃從兄釗。此

考證 釗以楊

作以貴妃兄楊釗。○謹按唐自高宗以後。數十年間。載惟

女禍。明皇以英武之資。親定內難。何乃昧於近監。復蹈聚

磨之耻。而天下大亂。貴妃與則天。傷人倫之教。無相遠者。

幸而貴妃與楊釗不及。則天諸武。故內患小而易去。祿山

大過。昌宗易之。故外患大而難平。雖平之。唐室由是日微

矣。綱目書貴妃姊為夫人。故又當加貴妃兄於楊釗之上。

用昭遠監於方來也。

劉善觀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歛驟遷。歲中領十五
便。恩幸。口降。蘇冕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
守。事歸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
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寵。使上心蕩而益奢。人情怨而成
禍。宇文融首明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
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矣。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夫人。**考異** 姊上當有請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姨。出入宮掖。並承恩

澤。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號秦國夫人。與鉅錡五家。凡有

請託。府縣承迎。峻於制敕。四方賂遺。惟恐居後。上所賜

與五家如一。競開第舍。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

既成。見他人有勝已者。輒毀而改為。號國尤為豪蕩。**集覽** 韓。號秦。三州名。韓。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秦。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秦。注見

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注見

書法 書封后女弟有之矣。曰。元。又。妻。未有

改會昌縣曰昭應。

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之朝元閣故也。**質實** 會昌縣。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新豐。華清宮。注見天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七載

寶六載。朝元閣。按一統志。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上。唐建。遺址尚存。

發明

則無以見其亂亡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高力士為驃騎。則見其尊用宦者。書群臣上尊號。則見其洋後自片。書賜安祿山鐵券。則見其寵信胡羅。書楊夫人。則見其寵女。而輕名器。書改會昌縣曰昭應。則見其信妖人而事神。夫以一歲之間。畧無一善可書。則餘歲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玄宗自誇太平。委政林甫。養成天下之亂。一敗塗地。其禍至於唐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獲已焉耳。

十二月。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質實**。青海。注見漢和帝永元十四年。西海。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書法

赭圻。斥溫仇也。此其斥翰何。歸功翰也。自築此城。而吐蕃不敢近青海。則翰之功多矣。故稱名。以臣築城。一也。有以功書者。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中宗景龍二年。翰築應龍城。是年。高駢築羅城。僖宗帝

符三年。是也。有以仇書者。溫城赭圻。晉哀帝興寧元年。知詰城金陵。五代唐癸巳年。是也。美惡不嫌同辭。

雲南王歸義死。**考異**

提要。死。質實。雲南。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滇。子閻羅。鳳嗣。

八載。春二月。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考異**

帥。上滿。帝字。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帝怒。殺之。古。今。罕。倚。故。上。帥。群。臣。觀。之。賜。釗。紫。衣。金。魚。上。由。是。集。覽。紫。衣。金。魚。高。祖。初。給。隨。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集。覽。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紫。上。賜。緋。則。給。銀。魚。質。實。左。藏。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克。物。注。見。宋。明。帝。太。始。元。年。

書法

凡書觀。譏也。自觀左藏。而帝之侈心益張矣。終綱目書觀十。詳漢武帝元鼎元年。書賜服二。詳周顯王五年。皆譏也。舍是無書觀者矣。舍是無書賜服者矣。

發明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玄宗非甚昏惰者。然見貨賄而悅。非特有愧於不殖貨利之君。亦獨

不思何自而得乎。書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是國以利為利。而不以義為利也。雖欲不亡。胡可得乎。

夏四月。殺咸寧太守趙奉璋。

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條。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為妖言。杖殺之。胡氏曰。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然奉璋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其死自取之也。**質實** 咸寧郡名。未詳。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壞。死亡不補。器械耗散。畧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待官。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剽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

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集覽** 相詬病。記。儒行篇。安常以也。詬。音邁。又呼候反。擯。不齒。折衝府。注。見開元十年。驍騎。注。同上。十三年。市井。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臣生自草茅。

書法 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終志之。

發明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蒐苗獮狩。萬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太宗之善制。子孫不能脩弊。補廢。振而起之。一變於張詠。而其制大壞。至是無兵可交。况驍騎之法。又變。是舉天下之大。無一人以將之也。書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弛備。不亦甚乎。

六月。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銜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諡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貞。帝曰大聖皇帝。后曰順聖皇后。范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諡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

始改祖宗舊諡。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集覽**。稱天以誅之。注見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集覽**。秦始皇二十六年，使名副其實而不浮。記表記篇。先王諡以尊名，耻名之浮於行也。注諡者，行之迹，各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在上

發明

加諡之非。論者多矣。然唐史及通鑑皆備載之。至綱目一切削去。止書廟號。獨高祖書神堯。太宗書文武。玄宗書明皇而已。此固綱目筆削之深意，不以無謂之浮名淆亂於方冊之間者也。

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

集覽

石堡城。注見開元十七年。

哥舒翰帥兵六萬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貯糧食積木石，唐兵前

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數日不拔。召裨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二人請三日期拔之。士卒死者數萬。頃之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諫卒

書法

信安王禕嘗復石堡矣。書曰攻吐蕃拔石堡城。雖不書復而城固唐城也。於董延光書曰攻吐蕃石堡城不克。於哥舒翰書曰攻吐蕃石堡城拔之。繫石堡於吐蕃何也。石堡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

群臣請加尊號

凡十
二字

發明

唐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運皇帝。至綱目止書群臣請加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淫名無實。故特削之耳。或者顧謂綱目之於通鑑。失之節畧。豈不過哉。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御批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始禘祫于太清宮。質實

禘祫祭名。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九載春正月。群臣請封西嶽。許之。質實

西嶽。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泰華。○

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入物。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而品味未得盡。竟。祖武德九年。

非事也。非名也。書醜之。

發明

書法

也。書醜之。

發明

嗚呼。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以為禹。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所以為文王。古聖人非固

齋於自奉也。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豈必重為侈靡。而暴殄天物哉。明皇以一口腹之微。至於水陸珍羞。列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而又置使以領之。自以為能享玉食之奉也。未幾。逆胡反叛。出次咸陽。距宮闕不四十里。日中猶未得食。僅有民獻糲飯。雜以豆麥。皇孫輩爭以手掬。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又命軍士散請村落求食。當是之時。回觀前日珍羞果安在哉。乃知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侈靡。遂至不能保其所存。綱目特書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蓋前所未有。而明皇窮極奢侈。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自見矣。欲免糲飯之乞。得乎。

關中旱。西嶽祠災。制罷封祀。質實

西嶽祠。按一統志。在西安府華陰縣東五里。祠

有唐玄宗所製華山碑在焉。國朝載在祀典。

書法

制罷封祀何譏也。封泰山非也。封西嶽益非也。又不得已而罷。故書譏之。太宗詔封泰山。以星

孛罷。高宗詔封泰山。以有疾罷。玄宗許封西嶽。以祠災罷。綱目歷歷書之。所以譏也。終綱目書罷封三。詳貞觀十五年。書停封。一。貞觀二十一年。

○夏四月。流宋渾於潮陽。質實

潮陽。按一統志。本漢海陽縣地。晉始置潮陽縣。屬義

安郡。以在大海之北。故名。隋屬潮州。唐永徽初省。天寶初復置。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湖州府。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為畫代林甫執政之策。御史中丞宋渾。林甫所

御批通鑑輯覽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九載

八

以勇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

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賈實東平郡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唐將帥封

書法

漢魏初賜爵止左庶長。宣帝以後皆侯矣。唐初猶皆書公。敬暉等始賜爵王。則以功故也。於是而繼書祿山。濫已甚矣。終唐之世。書賜爵王者八。敬暉等。安祿山。僕固懷恩。郭子儀。李元忠。郭昕。韋皇。楊

行審。武士驍。追賜不與焉。

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賈實河北道注見漢成帝

綏和二年魏郡。○求殷周漢後廢韓介鄒公。

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土代火。魏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集賢院學士衛包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鄒公。集覽。國家周漢周木德。漢火德。故木生火。今唐得土德。以土代火。宜矣。魏周隋皆閏位。林駟至論曰。自魏至隋皆非正統。

不足繼漢。故崔昌議去而不用。夫自魏至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魏周隋皆非命之運。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又秦為閏位。注見漢昭烈帝章武元年。三恪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我先王以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注。閔父舜之後。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蒲也。周得天下。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又封舜後謂之恪。凡三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韻會載古客字。皆讀如恪。三恪。如孔叢子禮之如賓客也。玄宗初。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取其近世。今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韓介鄒公。初封賈實。處士。注見周赧王元年。韓介。魏周隋之後。三國名。賈實。鄒公。三州名。韓。注見高祖武德八年。介。注見晉惠帝元興元年。介休。鄒。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籙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得之。時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范氏曰。秦始皇。漢武帝。皆雄才之主。乃為方士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則邪譖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

其神明精爽既奪矣質實寶仙洞莫詳處所按一統志此所以養成大亂也質實吉安府永新縣東二十五里石灰山有寶德聖洞洞內有石天窻石羅漢石觀音又有石鼓擊之有聲後有石龍噴泉又有後洞深長踰半里中有石房石牀等類及有石乳石燕其石色白而細邑人皆鑿取為灰隨鑿而隨舍此洞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參

書法寶符藏符不書此何以書譏惑也田崔之詐人龍言之帝亦知之是可以悟矣再而再三反有真符之得焉符豈果真乎哉甚矣帝之難悟也帝之惑至是有不可得而拚者矣故特書譏之

發明唐興至是已百餘載使老氏果有其神何不見於武德貞觀永徽開元之間而獨見之天寶末年平書得妙寶真符其誣罔妖妄尤可耻也

安祿山入朝

祿山屢誘奚契丹飲以葇若酒醉而訖之動數千人兩首以獻前後數四至是請入朝上命有司先為起第於昭應祿山至戲水楊釗兄弟姊妹皆往迎之上幸望春宮以待之祿山獻奚俘八千人上命考課之日書上上長樂宮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制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官其子質實房陵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賜楊釗名國忠

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收之也質實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

即此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載

集覽

葇若酒葇若音浪蕩藥草名用以釀酒本

質實

奚契丹東胡別種注見睿宗太極元年昭應縣名注見漢成帝鴻嘉元年

質實

望春宮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南一十二里瀛水西岸隋文帝所建煬帝改曰

長樂宮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發明

易之濁亂宮闈不啻墻茨之醜既行誅削付之不問可也今乃下制復其官爵則是自彰乃祖之惡耳直筆書之可媿甚矣

書法

賜名弘敬。韓雄賜名允中。樂行達賜名彥慎。盟及斯賜名思忠。並不書。甚惡甚美書。書國忠。書正已。書寶臣。書國昌。書全忠。書贊華。其惡也。書茂昭。書弘正。其美也。非是不書。書賜名始此。終綱目。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已。張茂昭。張弘正。朱全忠。書賜姓三。婁敬。徐世勳。羅藝。書賜姓。名三。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不書賜。賜書割奪。宋文通。賜名李茂貞。不書賜。書後其姓名。李紹貞。復姓名霍彥威。

南詔反。陷雲南郡。

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為劍南節度使。仲通性福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隨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忿。質實。劍南怨。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取夷州三十二。質實。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南詔。西南夷國名。注見開元二十六年。

十載。春正月。免駙馬程昌裔官。

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

卯辛

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質實。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年。

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

命有司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救命但窮壯麗。不限財力。令中使護作。敕之曰。胡眼大。勿命笑我。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如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襪裏之。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問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皆不出。頗有隗。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信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養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啟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矣。集覽。神。古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仲馮。質實。中使。注見開元十。日。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已。質實。五年。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注見漢。注見漢。注見宋。

書法

梁冀嘗書賜甲第矣。此則易為以起第書。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故特以起書。然則賜第未有書其地者。書於親仁坊何。譏也。擇里處仁。帝蓋有譏矣。

七

唐書

九

仁者固如是乎。善於親仁。所以甚帝之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賜第二。漢相帝元嘉元年。是年。皆說也。議莫甚於此矣。魏徵第書。賜不與焉。憲宗元和四年。

高僊芝入朝。加開府儀同三司。

初吐火羅葉護遣使表稱。竭師王親附吐蕃。困苦小勃律。詔發安西兵討之。僊芝遂破竭師。虜其王。又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衆。以歸。掠得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橐。皆入其家。至是入朝獻俘。加開府儀同三司。尋以僊芝為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願還。詳胡割耳。勢向請留已。制復留之。
集覽 吐蕃人。髮戴瑟瑟。最好者一顆。易一良馬。杜甫詩。雨多往往得瑟瑟。注。益州城西。每雨過。人多得瑟瑟。博雅云。瑟瑟。碧珠也。
賈實 吐火羅西域國名。六年。安西郡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橐。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戶部郎中吉溫見祿山有寵。約為兄弟。說祿山曰。李丞相雖以時事親三兄。必不肯以兄為相。兄若薦溫於上。溫即奏。兄堪大任。共非林甫出之。為相必矣。祿山悅。其言。數稱溫才於上。會祿山領河東。因奏溫為副使。知留後。以大司直張通。儒為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路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消未然之患。使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消未然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墜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為之解圖讖。勸之作亂。祿山養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謂之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壯士也。皆驍勇善戰。一可當百。又畜戰馬數萬匹。分遣高胡。販鬻諸道。歲入數百萬。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為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廷玢。向潤。容。李庭堅。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阿史那。

印七... 唐玄宗天寶十載

承慶為爪牙尚木名不危頗有辭學薄遊河朔貧困不
得志常歎曰高不危當舉大事而死豈能齧草根求活
邪祿山引置幕府出入卧內尚典膳奏莊治簿書承嗣
為前鋒兵馬使治軍嚴整嘗大雪祿山按行諸營至承
嗣營寂若無人入閱士卒無一集覽能元音能質質河東
人不在者祿山以是重之注見漢帝永和元年朔注見
年涿郡河朔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朔注見
漢高帝六年馬邑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三鎮
謂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鎮田承嗣盧龍人

夏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敗績制復募兵

以擊之考異討常考證討常

仲通將兵八萬討南詔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
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至西洱河
與戰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
其敗狀仍叙其戰功閣羅鳳遂北臣於吐蕃吐蕃號曰
東帝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已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
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
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募兵以擊之人聞雲南多瘴
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舊制

百姓有勲者免征役國忠奏先取高勲於是
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集覽西洱
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高僊芝擊大食敗績

高僊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王子逃詣諸胡告僊芝欺
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欲共攻四鎮僊芝將
兵三萬擊之深入七百餘里與戰大敗士卒死亡甚盡
將軍李嗣業勸僊芝宵遁別將段秀實誦之曰避敵先
奔無勇也今已棄衆不仁也幸而得達獨無愧乎嗣業
執其手謝之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還至安西言於
僊芝以秀實兼都知兵馬使為已判官質實大食西域國名注見開元三
李嗣業高陵人段秀實沂陽人

秋八月武庫火質實武庫注見漢景帝三年

燒兵器三十七萬

書法於是祿山已蓄異志而武庫遽火燒兵器三十
七萬書曰火人為之也終綱目武庫書火三書

災一。詳漢安帝元初四年。舍是無書武庫火災者矣。

發明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領三鎮。已蓄異志。武庫之火。安知非祿山為之。不然。何以直

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安祿山討契丹大敗

考異

討當

考證

討當

安祿山將三道兵六萬以討契丹。以奚騏二千為鄉導。過平盧。餘里遇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復叛。與契丹合。夾擊唐軍。殺傷殆盡。祿山獨與麾下二十騎走入師州。歸罪於左賢王哥解。兵馬使魚承偃而斬之。平盧兵馬使史思明懼。逃入山谷。祿山還至平盧。麾下皆亡。史思明出見祿山。祿山喜。執其手曰。吾得汝。復何憂。思明退。謂人曰。竊使早出。質實。契丹北狄種名。注見晉安帝義已與哥解併斬矣。質實。熙二年。平盧鎮名。注見代宗廣德十一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師州未詳沿革。

發明

玄宗銳志吞滅四夷。然以綱目觀之。鮮于討南

是初未嘗有寸功也。夫以三敗計之。士卒死者十四

邊功而不已乎。詳而書之。其禍著矣。

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劔南節度使。

十一載。春二月。以粟帛庫錢易惡錢。

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一。易惡錢五。載入長安市。井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官為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於是商賈不以為便。遮楊國忠馬自言。國忠為言於上。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

三月。安祿山擊契丹。

祿山擊契丹。欲以雪去秋之羞。初突厥阿布思來降。上厚禮之。賜姓名李獻忠。累遷朔方節度副使。賜爵奉信王。獻忠有才畧。不為安祿山下。祿山恨之。至是奏請獻忠俱擊契丹。獻忠恐為祿山所害。乃帥所部叛歸漠北。祿山遂頓質實。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元朔元年。漢兵不進。質實。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改軍兵刑部爲文武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

鉞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求
署一室。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然鉞事林甫
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鉞
恐事泄。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王府司馬韋會。詔之私
庭。鉞又使長安尉賈季鄰收繫殺之。鉞所善邢綽。與龍
武萬騎謀作亂。有告之者。上以告狀。面授鉞使捕之。鉞
意鉞在絳所。先遣人召之。日晏。乃命季鄰等捕綽。綽
其黨格鬪。會高力士引禁軍至。擊斬綽。捕其黨若鞠之。
國忠白上。鉞必預謀。上以鉞任遇深。不應同逆。李林甫
亦爲之辨解。上乃命特原鉞。不問。使國忠諷鉞表請罪
之。鉞不忍。上怒。會陳希烈極言。鉞大逆當誅。敕希烈與
國忠物之。仍以國忠兼京兆尹。於是任海川韋會等事
皆發。獄具。鉞賜自盡。鉞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
日不能備。鉞賓佐不敢窺其門。獨采訪判官裴冕收其
尸葬之。范氏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
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
以均天地之施也。聖主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

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
稱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
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捨克。上
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
此。可不**集覽**。鉞何。反。章。會。詔。之。私。庭。韋。會。於。私。庭。
戒哉。龍武與萬。中。說。任。海。川。被。殺。之。因。綽。作。代。反。龍。武。萬。
騎。兩。軍。之。號。實。實。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裴。冕。河。東。縣。人。
桑弘羊。洛陽人。漢武帝時。領大司農。管天下鹽鐵。作平
準法。賜爵左庶長。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復。脩。后。稷。之
業。務。耕。種。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關。之。谷。
焉。管仲。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李。悝。注。見。漢。平。帝。元。
始。三。年。耿。壽。昌。漢。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奏。設。常。平。倉。
增。價。而。糶。減。價。而。糶。以。利。農。百。姓。便。之。後。賜。爵。關。內。侯。
書法。是始見。天下百三十六年矣。京兆尹。未。有。書。首。於。
聚斂。以。逢。君。鉞。之。罪。也。故。自。天。寶。以。來。皆。書。殺。書。誅。
者。鉞。而。已。然。則。自。王。鉞。外。帝。之。用。刑。亦。多。濫。矣。哉。書。誅。
發明。林甫。起。大。獄。死。者。不。可。勝。數。而。王。鉞。之。罪。乃
以。專。殺。因。事。而。死。蓋。亦。天。理。之。耳。故。特。書。伏。誅。以。正。其。罪。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

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

初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為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為敵。林甫懼。會李獻忠叛。林甫乃請解朔方節制。且薦河西節度使安思順自代。故有是命。

五月。以楊國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初李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以林甫薦。王鉞為大夫。不悅。遂深探邢絳獄。令引林甫交私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疎林甫。擢國忠為大夫。凡鉞所領使務皆歸之。國忠貴震天下。始與林甫為仇敵矣。

秋。八月。上復幸左藏。

考異

上。當。作。帝。

考證

上。當。作。帝。

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出納判官魏仲犀見之。遂以仲犀為殿中侍御史。國忠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賢實。鳳凰。格物論云。神鳥也。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背。燕額而雞喙。雄曰鳳。雌曰凰。五色備舉。出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

冬。十一月。李林甫卒。

考證

卒。當。作。死。

南詔數寇邊。蜀人請楊國忠赴鎮。林甫奏遣之。國忠將行。泣言必為林甫所害。上曰。卿暫到蜀。臣處軍事。朕所痛待卿。還當入相。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為。國忠至蜀。上遣中使召還。至昭應。謁林甫。拜於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泮流覆面。林甫遂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奸賢嫉能。排斥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尤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發明

林甫窮凶極惡。綱目削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死。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

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一載

一

國忠為人強辨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裁決機務果敢
不疑。獲決拒賊。公卿以下。頗指氣使。莫不震懼。凡領四
十餘使。臺省官有特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西
進士張家謁之。家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永
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賢實** 陝郡。注見周顯王四十
二十八年。嵩山注見
中宗嗣聖十二年

以吉溫為御史中丞。
楊國忠薦之也。溫請范陽醉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
送至境。為溫整馬出驛數十步。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
輒報祿山。
信宿而達。

哥舒翰安祿山安思順入朝。
翰素與祿山思順不協。上常和解之。使為兄弟。至是俱
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於城東。祿山謂翰曰。公與我族
類頗同。何得不相親。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為其
忘本故也。兄苟見親。翰敢不盡心。祿山以為譏其胡也。
大怒。罵翰曰。突厥敢爾。翰欲應之。
力士曰。翰乃止。自是為怨愈深。

巳癸

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
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凡所施置。皆曲徇
時人所欲。故頗得眾譽。候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
事悉委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
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審定
名闕。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
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
矣。其間資格差謬甚眾。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
侍郎但掌試判而已。京兆尹鮮于仲通。風選人請為國
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字。仲通
以金。集覽。過門下省審。省悉井反。高宗時。定銓注法。始
填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
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謂之過官。
書法 於都堂何。議專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
省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書譏之。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卯七通監開日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 左

楊國忠說安祿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謂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問。林甫皆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為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近親及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阿布思皆含珠。襪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賜。集覽。阿布思烈國忠。爵許魏國公。賞其成。林甫之獄也。集覽。思。突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年。來降。扶含珠。抉挑出也。含。胡。紕。反。說文。送死口中珠也。周禮。典瑞。共含玉。說金。紫。襪。丑。爾。反。奪衣也。劉。質實。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去其金魚紫衣。年。許昌。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名。注見周。顯。王。七年。許昌。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名。注見周。顯。王。年。許昌。魏。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名。注見周。顯。王。

書法

書法。書。削。其。棺。何。甚。國。忠。也。林。甫。有。罪。綱。目。於。其。卒。也。削。其。爵。矣。此。則。曷。為。甚。之。國。忠。以。謀。反。誣。林。甫。非。其。罪。也。故。林。甫。信。可。罪。罪。以。反。而。削。其。棺。則。甚。矣。綱。目。書。戮。棺。三。詳。漢。平。帝。元。始。五。年。

發明

發明。宋。璟。韓。休。張。九。齡。亦。何。不。可。之。有。當。其。在。位。既。任。以。腹。心。迨。其。死。也。乃。始。加。誅。責。何。哉。且。夫。林。甫。之。罪。死。有。餘。辜。若。誣。以。謀。反。則。亦。非。其。實。矣。故。書。削。爵。剖。棺。而。不。書。其。罪。反。以。譏。之。也。

夏五月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

楊國忠欲攻李林甫之姪故也。衛包崔昌皆坐貶官。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莫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欲厚結翰。與其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賜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間闡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集覽。九曲。河西地名。屬鄯州。乘白乘。馳日馳五百里。初以金城公主嫁吐蕃。遂以其地為公主湯沐邑。吐蕃因就。質實。西平郡。法見畜牧。自是復叛。今哥舒翰悉取其地。質實。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閭闔。注。見昭宗天復二年。

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楊國忠素與虢國夫人通。至是往來無度。或並轡走馬。不施鄣幕。道路掩目。三夫人從。幸華清。會於國忠第。車。

馬漢從。兄流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終不能致。各名。不若日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忠子瞻。舉明經。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遣其子邀國忠。馬白之。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策。集覽。未知稅駕之所。李馬不顧而去。珣懼。遂置贖上等。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注。稅駕。猶解駕得休息也。謂吉凶未知安宿。質實。清在何處。杜甫詩。星駕無安稅。達奚。虜複姓也。質實。清宮。注。見天寶六載。椒房。注。見漢昭帝元始四年。

以中書舍人朱昱知選事

前進士劉迺遺。昱書曰。禹稷臯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若喬夫。何暇論聖。集覽。載采。有九德。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賢之專業乎。集覽。載采。有九德。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其人有德之見於行者。有九。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齊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午申

蔡氏傳曰。三考九載也。九載。則賢否可見。於是黜其幽而陟其明。徐庾。徐陵。庾信。皆陳人。不若喬夫。漢文三年。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質實。禹稷臯陶。圍。喬夫。乃喋喋利口。從旁代對甚悉。質實。舜之二臣。名。詳見虞書典謨。徐陵。東海郟人。將之子。八歲能文。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辨。梁太清初。為散騎常侍。陳大建中。為尚書左僕射。初代梁。凡文檄軍書。受禪詔策。皆其所製。為一代文宗。時稱為聰慧之相。庾信。尋陵人。肩吾之子。俊邁絕倫。博覽群書。尤善左傳。仕梁。為抄撰學士。與徐陵同僚。詞並綺艷。元帝時。以右衛將軍使西魏。被留長安。後周時。為洛州刺史。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意云。

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即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為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質實。陸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加安祿山左僕射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

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選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弟均。皆翰林院供奉。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始制。翰林院。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為之者不亦可羞哉。胡氏曰。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狃。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事。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材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而可乎哉。而選覽翰林院。玄宗初置翰林院。待詔。掌四方表疏。既而又選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與宸居密邇。故杜甫詩曰。翰林通華蓋。待詔漢書待詔金馬門。注。額師古曰。

諸以才技徵召之人。未有正官。故名待詔。不與士齒。記王之制。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私人之目。內相之稱。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天子私人。凡克其職者。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質實。僕射官名。注班矣。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質實。見秦始皇三十三

以安祿山為開府群牧使。

祿山求兼領群牧總監。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千匹。別飼之。

書法

書群牧使何病帝也。國忠始以召激祿山。欲其僕射。然後祿山之反。帝欲加以平章。則復沮之。而除可知也。從而命之。又請以蕃將代漢將。其欲反。又可知也。則又從而命之。是借賊兵而資盜糧也。然則祿山之反。雖忠激之。而帝之闇。亦甚矣哉。

二月復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諡。

皇上亦加尊號。增至十四字。

以楊國忠為司空。○三月安祿山歸范陽。

安祿山奏所部將士討奚契丹等勳効甚多乞超資加賞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以此收衆心也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湯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無敢言者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垧兄弟告之也上怒垧均質實快怏注見漢光

發明

必謹書之者志其叛逆之階也

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胡氏曰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明皇享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謫見則食今明皇昏蔽其德乃食盡之象也先是十七年日食不盡如鉤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間日食且才天於明皇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脩德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

鉤為寵楊太真也凡欲非一端而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日新其德明皇誠能仰觀于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食之咎不在乎他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

質實

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尚書湯誓篇惟

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故能立賢無方孟子離婁篇湯執中。立賢無方。日新其德。大學傳二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書法

先是日食不盡如鉤矣。開元十七年十月。綱目不書。書日食。此其書何。日君象也。帝之闇至此已甚。有不可揜者矣。故書。終綱目書

發明

他時書日食多矣。至於不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此特揭書之者。所以著明皇昏蔽之

極。天下將亂之漸。為後鑑也。

劔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敗沒。

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大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餓死什七八。乃引還。繼追擊之。全軍皆沒。

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范氏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胡氏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麗。芝。擊。太。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思勳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未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相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未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日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范氏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在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如王忠嗣。復何憂哉。而以姦猾為賢良。是以禍亂已成。而不自知也。力士非有深謀遠慮。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集覽李必。姓名。必。音密。又音謚。質實。大理府城南一十五里。南詔徙治大和城。即此。

書法

自十載三書敗。至是四矣。明皇開邊之禍。及於民。且及其家。而不之悟也。故備書譏之。

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楊國忠忌陳希烈。希烈累表辭位。上欲以吉溫代之。國忠以溫附安祿山。奏言不可。以見素和雅。易制。薦之。

關中人饑。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饑。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質實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質實八年。關中。注見楚義帝元。

冬閏十一月。貶韋陟為桂嶺尉。吉溫為灑陽長史。

河東太守韋陟。文雅。有盛名。楊國忠恐其入相。使人告陟。賊汚事。下御史。陟賂中丞吉溫。使求救於安祿山。復為國忠所發。貶陟桂嶺尉。溫灑陽長史。安祿山復山為溫訟冤。且言國忠讒疾。上兩無所問。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 下

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桂嶺。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屬賀州。宋因之。元末省。故址在平樂府城東二百八十里。賀縣境內。禮陽郡名。注見高宗上元元年禮州。

戶部奏郡縣戶口之數。

縣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十一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八十八。胡氏曰。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或謂自古人主養民。至千萬戶則止矣。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啟。太平三百餘年。周成康昭穆。太平亦二百餘年。計其生齒。豈止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札瘥而身自毀之。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烏乎可不鑒哉。

集覽

札瘥。左傳注。大疫曰札。小疫曰瘥。瘥才何反。

書法

於是戶九百六十一萬。可謂盛矣。盛極而衰。固其宜也。

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未也

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諸閣。以賈循。呂知晦。楊光翽分領其陽。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

集覽

外反。

書法

書從之何。譏不悟也。祿山之心。至是益可見矣。而猶不悟。故書譏之。

發明

請以蕃將代漢將。則許之。求兼群牧。則許之。今又不然。豈天固欲使之肆逆為昏亂者之戒耶。不然。何迷謬之甚也。據事直書。其失自見。

哥舒翰入朝。

翰入朝得疾。遂留京師。家居不出。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三

秋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論止之

祿山自歸范陽朝廷每遣使者至皆稱疾不出迎盛陳武備然發見之無復人臣禮楊國忠日夜求祿山反狀其子成昏手詔召祿山觀禮祿山辭疾不至表獻馬三十四每四勒鞍夫二人遣蕃將二十二人部送河南尹達奚珣疑有變奏請論祿山以進馬宜俟至冬官自給夫無煩本軍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會輔璆琳受賂率泄上托以他事撲殺之遣中使馮神威齎手詔諭祿山如前策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尋遣還亦無表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之反而不為之備可謂迷而不悟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為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猝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操雪其精神鬼神兵將將立有區處此其稱兵向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倣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蓋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冬十月帝如華清宮

見天寶六載

發明

前日玄宗不知祿山之反今既因事知之自首急為之備可也而乃恬然不寤何哉綱目上書祿山表請獻馬下書帝如華清宮若玄宗者亦可謂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矣哀哉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始將十年以上符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是次意遽反獨與嚴莊高尚阿史那承慶密謀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救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反於范陽命賈循守范陽呂知晦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大閼警衆引兵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州縣望風瓦解北京以圖上未之信及聞祿山定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諸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肅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循撫金...

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質實** 三道謂范陽

中。河北道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北京。注見同

十五年。行在。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

注見漢和帝。永元五年。

書法 祿山之反。固其獸心。亦帝寵之太過。以成其禍。而國忠又敷激之。以速其反。其求兼群牧。可以

悟矣。而帝不悟。至奏補將軍五百。補中郎將二十。可

矣。而又。不悟。逮其獻馬。然後稍悟。又不為之備焉。則

西兩之行。非不幸也。綱目詳書之。其為萬世戒深切

矣。○書募兵何。譏無備也。祿山反狀非一。宜有以備

之矣。帝乃恬不加意。倉猝始於東京募兵。亦晚矣。謀

書曰。以禦之。言其無備。不能以聲罪致討也。綱目上書。反。下書禦者。一而已。

發明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

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

路。殺諫臣。與大獄。專邊功。窮聚歛。縱奢侈。溺聲色。恣

遊逸。事神。惟此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

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

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

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

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日媒亂之人。雖首父戮。

影絕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

未有反已。久畧無留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

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用見武備之弛。至

募市人為兵。其為後王監。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帝還京師。安慶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質實** 郭

儀。華州。○以張介然為河南節度使。**質實** 河南節度。注見宋主昱元

領陳留等十三郡。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使。**質實** 河南節度。注見宋主昱元

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十二月。以高僊芝為副元帥。統諸軍屯陝。以榮王琬為元帥。高僊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號曰天武軍。旬日而集。皆市井

甲七...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三

子弟也。僊芝以五萬人發京師。

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蔡州

名。注見高宗永徽六年。

祿山陷靈昌及陳留殺張介然。

祿山自靈昌渡河以緹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冰合遂陷靈昌郡。張介然至陳留縱數日。祿山至授兵乘城眾懼不能守。太守郭納以城降。祿山入北郭聞安慶宗死。慟哭曰。我何罪而殺我子。陳留將士降者萬人。皆殺之以快其忿。斬張介然於軍門。以其將李庭望為節度使守陳留。**集覽** 靈昌郡屬古是。緹約。緹。居。登。反。**質實** 靈昌郡名。注見隋大索也。約。束也。**質實** 恭帝皇泰二年。

制朔方河西隴右兵赴行營。**質實** 隴右。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祿山

陷蔡陽殺其太守崔無誡。**質實** 蔡陽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封常清

與賊戰于武牢。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愷御史中丞

盧奕死之。

祿山以田承嗣安忠志張孝忠為前鋒。常清所募兵皆白徒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常清再戰城中。又敗。乃西走。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潰。愷坐府中。奕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奕懷愷之子也。祿山以其黨張萬頃為河南尹。**集覽** 愷直。**質實** 武牢關名。注見年。李愷并州文水人。希倩之子。盧奕滑州人。

書法

書與戰何。不以賊主兵也。自是至祿山敗。凡八書。西晉之板蕩也。書死節者七。劉沈。稽紹。譙登。庾珉。王雱。吉朗。李賓。有唐之中否也。書死節亦六人焉。李愷。盧奕。顏杲卿。張與。張巡。許遠。世亂識忠臣。信哉。

高僊芝退保潼關。河南多陷。

封常清帥餘眾至陝。謂高僊芝曰。常清連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

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

發明

唐高祖欲立秦王為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皆

遂寢其事。惟高祖欲立秦王為太子。又欲使之居洛陽。皆
是其所親者。是以從否不同耳。彼婦人女子。初無見
識。止狗目前。自非剛明不惑。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向
使高祖立宗。胸中卓有定見。則安有隱巢之殺。靈武
之立哉。綱目書制太子監國。而分注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
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賊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
平原司兵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嘆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議
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賊諜諸
舉兵討祿山。繼以汾沁。士皆感憤。應山使共黨段子光
齊李澄。盧奕。蔣清。首狗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統之。腰

斬以狗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祿山
以劉道玄攝景城太守。清池尉賈載。鹽山尉穆寧。共斬
之。得其甲仗五十餘船。攜其首謁長史李暉。暉收嚴莊
宗族悉誅之。送道玄首至平原。真卿召載寧。及清河尉
張澹。請平原計事。饒陽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河間
司法李魯殺祿山所署長史王懷忠。李隨殺祿山所署
博平太守馬冀。各有眾數千。或萬人。兵推真卿為盟
主。軍事皆稟焉。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實平原郡名。注見陳宣帝大建八年。安德。顏真卿。琅邪
臨沂人。師古五世孫。景城郡名。注見晉穆帝永和六
年。滄州。清池。按一統志。古地名。漢屬浮陽縣。隋改曰清
池縣。徙滄州治此。唐因之。宋省。故址在河間府滄州東
故城內。鹽山縣名。注見晉孝武太元九年。高城。清河縣
名。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饒陽縣名。注見漢帝玄
更始二年。河間郡名。注同上。年。博平。
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

殺高僊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邊令誠數以事干僊芝。僊芝不從。令誠入奏事。遂言常
清以賊搖眾。而僊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三大
怒。遣令誠齎敕。即取中斬僊芝。及常清。初常清既敗。三
遣使奉表陳賊形勢。上皆不之見。常清乃自馳詣關。至

渭南。勅削其官爵。令還軍自効。常清草遺表曰。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時朝議皆以為。祿山狂悖。不日投首。故常清云然。令誠至潼關。先引常清宣敕示之。常清以表附令誠上之。常清既死。乃謂僊芝曰。大夫亦有恩命。僊芝遽下。令誠宣敕。僊芝曰。我遇敵而退。死則宜矣。謂我盜賊。誠賜則誣也。時士卒在前。大呼稱枉。其聲震地。遂斬之。上以可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素與祿山將部。落以從。併僊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翰病不能治事。悉以軍政委良丘。良丘復不敢專。使王思禮上騎。李承光主步。無所統。翰用法嚴而不恤士卒。皆懈弛無。集覽。火拔歸仁。火拔虜復姓。突騎施。質實。渭南。關志。首領火拔石失畢。即歸仁之父。質實。渭南。建安十六年。

書法 前書常清收績。遂陷東京。又書僊芝退保潼關。諸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然則何以不書官。不書所以微示奔軍之也。

發明 祿山以百戰驍勇。乘銳歛起。而玄宗乃以庸人當之。其敗必矣。綱目前書常清武牢敗績。次書僊芝退保潼關。則二人不為無罪。然玄宗特因宦者誣訴而殺之。非其罪也。是時大盜熾馳。唐室勢甚累。鞏固當深雪精神。改紀其政。猶恐弗及。而乃任用譴誣。昏蔽益甚。自非天奪其魄。使之大壞極弊。為後王鑒。何以一至是哉。二人書殺而不書官。固可見矣。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

考異 按凡例。用兵於臣子之僭叛。擊。振武。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八年。僕固懷恩。鐵勒部人。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馬邑。縣名。注見漢

高帝六年。 **書法** 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光弼之為子儀屬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壹者過矣。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
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
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濬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
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若此履謙語其意
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馮虔賈深
安石翟萬德張通幽等皆預其謀又遣人詣太原尹王
承業密與相應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物詣祿山告
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遣高
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濬使帥
受竊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邈何千道至
皆擒之千道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
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
燕薊要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
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爾練之兵難以當山
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說用其策
獻誠果遁去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
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
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
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鄉城人馬燧說循曰祿
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
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
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

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
新安聞河北有變而還
集覽葉城縣名屬恒山郡斷燕
並禹貢冀州之域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於
燕漢昭帝改燕國為廣陽郡今大興府是也薊屬燕秦
置漁陽郡唐高祖置薊州要與腰同齊脊骨也謂趙魏
乃要害大鎮猶燕薊之腰齊齊城徐廣曰縣名屬潁川
正義曰薊音夾今葉城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真
汝州郟縣隸河南

質實定國晉省後魏復置北齊改為
高城縣置鉅鹿郡隋初郡罷置廉州後復為葉城縣唐
初置廉州省栢鄉新豐宜安三縣入葉城貞觀初州罷
以葉城屬恒州後更曰葉平天寶初改葉城縣宋金俱
屬真定府元初改為永安州尋復為葉城縣本朝因
之改屬真定府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顏杲
卿琅琊臨沂人師古五世孫井陘口注見秦王政九年
年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趙
魏二州名趙注見漢景帝三年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趙
和二年魏郡燕薊二州名燕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趙
見秦王政三年漁陽范陽郡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趙
涿郡盧龍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密雲郡名注
見中宗嗣聖十五年漁陽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同上六年朝歌鄭郡名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鄭城縣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

御北通鑑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歲次

年順陽馬燧汝州人炫之弟

吐蕃贊普乞梨蘇死

考異

據提要死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

子姿

十五載。肅宗皇帝春正月安祿山僭號

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書法

未有書僭號者。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朱泚。李希烈。南詔。黃巢。秦宗權。董昌。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

質實

睢陽郡名注見漢後

主延熙十八年宋。

書法

以為書貶蕭瑀為商州刺史。太宗貞觀三十年書

任。其餘無非貶出者。自改刺史為太守。天寶元年書以爲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瑱以選陞。是年四月。其餘亦無非貶出者。若遠者可謂無負矣。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杲卿使其子泉明獻李欽奏首。及何于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泉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入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書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承業使者至京。師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為衛尉。朝命未至。而常山已陷矣。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髡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不從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

時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
 等圍之李兵將七千人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
 皆為思明所敗胡氏曰果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
 賊賊莫能領真可不論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
 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
 忠義之報也彼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奔航
 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
 出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果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
 所以疑天理之或借也夫天之於人安能數數然較其
 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哉要之人有正理
 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祐為惡者
 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果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
 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

集覽 大憝書康誥元惡大憝
 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注慈惡也大惡之人尤
 為人所惡 賈實 洛陽縣名注見州志土三年 塞下注見漢
 大可惡 賈實 獻帝建安十四年 晉州注見晉武帝太康
 二年 廣平郡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鉅鹿郡名注見
 楚義帝元年 襄國文安郡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信
 都郡名注見
 秦二世二年

發明

果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然袁履謙亦同
 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焉迎賊賴果卿

悟相與起兵今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
 之比是以果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則亦
 不沒其實此固
 輕重之權衡也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蓋發兵進取東京選良
 將分兵先出井陘以定河北郭子儀薦光弼以為河東
 節度使分朔方
 兵萬人與之

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考異 擊當
 作討 **賈實**

潼關注見漢獻
 帝建安十六年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
 與史思明戰大敗之

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
 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
 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
 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
 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
 於是乃可圖矣思明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

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道壁先驅遣步騎各二千，匿於鼓並水潛行，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州官軍惟九門葉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章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集覽** 九門，徐廣曰：在恒山郡。正義曰：恒山九門縣，唐置觀州，後隸鎮州。戰國策曰：趙武靈王改為九門，並水，並**正誤** 並水，今按並音傍，去聲，義亦同。循傍也。**質實** 九門，按漢之縣名，屬恒山郡。北齊省，隋唐復置。宋省入藁城，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石邑，本戰國趙之邑名，漢始置石邑縣，屬常山郡。北齊罷，隋復置。尋復置鹿泉縣，唐改名獲鹿，隸恒州。宋以石邑省入，金陞為鎮寧州。元改為西寧州。尋復改獲鹿縣。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

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眾。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至城下。眾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集覽** 賈賁，姓義反，辟易，驚却貌。史記項羽本紀：將易數里，賈都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辟，負亦反。**質實** 譙郡，晉元帝建武元年，真源縣名。本秦狄楚之苦縣地。晉更名谷陽。隋改為仙源。唐曰真源。隸亳州。宋併入鹿邑。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七十里。張巡，南陽人。雍丘縣名。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李懷仙，柳城胡人。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質實** 河北節度使，注見漢成。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考異** 當書討。考證 誤作擊。

擊當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先是清河客李夢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
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
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今有布三
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
斛昔討賊賊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
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
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
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
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真卿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
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肯決辭定
色僕何敢遠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書
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尊就館復為書
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
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
為公西而之疆敵公能無憐乎真卿大驚遂詰其館以
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
言子之所為乎夢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
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汝鄴以執其守
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
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
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

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
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祿山
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北左傳戎輕而不整輕則寡謀崞口正誤只如字
廩門郡崞縣地名有崞山崞音郭正誤只如字
實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漢以此山名縣注
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魏郡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幽陵
地名注見高祖武德四年幽州孟津縣名注見漢帝立
更始二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平原郡名注見陳
宣帝大建八年安德博平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東郡堂邑縣名注見
陳後主禎明元年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

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
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
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
其狀取捨任意教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等徵進資
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

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胡氏曰
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採訪使進明乃所部也
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
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
二公過猶不及方果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請行以救
宗族果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
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渝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
謀沮矣果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
未嘗有可吝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
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郭李掎角而進明是讓真卿忠
義奮發而功烈不集覽賀蘭虜復姓北周孝閔時有賀
就者蓋始乎此矣集覽賀蘭虜復姓北周孝閔時有賀
起為賀蘭莫弗因氏焉第五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
年自渝音箋洗雪也郭李掎角郭子儀與李
當得而與之也郭李掎角郭子儀與李
光弼也掎角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真情也
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
也

郡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絕常山糧道城
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遣使告急于子儀子儀引兵自
井陘出四月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與
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其將
李立節殺之思明收餘衆奔趙郡如博陵以博陵降官
軍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
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相自效攻
趙郡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悉收還之民大悅
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集覽薦藉薦
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集覽薦藉薦
今之藁薦身之所依曰藁渾瑊姓名也渾胡奔反瑊古
咸反按鐵勒諸部傳渾瑊渾瑊之子或云出自渾沌氏
後質實渾瑊州人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常山
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以來瑱為潁川太守
楊國忠問將於左拾遺張鎰及蕭昕鎰昕薦瑱
以為潁川太守前後破賊甚衆人謂之來嚼鐵質實瑱
永壽人驩之子蕭昕河南人張鎰博州人
潁川郡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三

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

平盧軍將劉客奴董泰王玄志同謀殺呂知海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頗才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泰及玄志拜官有差

集覽頗才十餘歲才與財正誤餘歲今按顏真卿傳頗乃其子之名

以號王巨為河南節度使。

賊圍南陽太常卿張均薦號王巨有勇畧上徵

吳王祗還以巨代之引兵出藍田賊解圍走

名注見漢獻帝建興三年南陽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

十餘郡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于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光弼子儀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寨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嵩嚴莊詎之曰汝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酬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

質實按一統志在真定府新樂縣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治南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縣界全博野縣與滋河合恒陽古地名漢置上曲縣於此屬常山國以

在太行之陽轉曲處故名東漢屬中山國北齊改為曲陽縣屬中山郡隋改為恒陽縣屬定州唐初因之元和

中復名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改屬真定府嘉山在

為曲陽縣隸保定路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嘉山在

真定府定州城西四十里。唐郭子儀敗史思明於此。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人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瀾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瀾上軍隸潼關，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若往，正墜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况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復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

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輓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搗勝收散卒，欲復守潼關。審將火，援歸仁等執以降賊。俱送洛陽。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可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洛、陽武、饒、皆棄郡走。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慮。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為之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為己矣。而不知害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與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乎。

集覽

項背相望，顏師古曰：謂前後相顧也。靈寶西原，靈寶縣屬陝州。縣南十里。秦函谷關在焉。

高平之地曰原。薄山。薄蒲各反。迫近也。阻河。特也。河水限截以爲阻也。賈實。瀋上。注見秦

年。灞木。陝洛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洛。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靈寶。注見

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桃林。華陰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華州。馮翊郡名。注同上。上洛。郡名。注見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社稷。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敗績。書賊遂陷東京。書法。哥舒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拔歸

仁執翰以降。則曷爲不書賊之入關。繫於賊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

重罪國忠也。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乃御

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邊令誠掌宮闈管鑰。既夕。命龍武大將軍陳立禮整

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萬餘匹。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

帝出奔蜀

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明皇旣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

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猶當告廟。諭衆。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

其子孫。皆碎賊手。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上過左藏。國忠請焚之。上

曰。賊來無所得。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赤子。是日。百官猶入朝。門旣啟。則宮人亂出。中外大擾。不知

上之所。四出逃匿。光遠遣兵。子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鑰獻之。上旣過。便橋。楊國忠卽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

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高力士。撲滅之。至咸陽。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掬食之。須臾而盡。范氏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貴。四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

十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

之則爲匹夫。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

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

王務延訪。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

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

卯七。五監綱目卷四十四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三

賂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縣民皆走，驛中無燈，人相枕。集覽：平安火，杜詩：夕烽來不藉而寢，賈賤無以復辨。近每日報平安，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烽燧，整比謂枝次之也。比，毘至反。開廐馬，禮，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六種，注：每廐爲一閑，按唐制，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左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馱驥，六曰天苑，武后置仗內六閑，亦號六廐，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鸞，四曰鳴鸞，五曰青良，六曰六群，廟主，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質實，六軍，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天子六軍，禁也，黎明，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黎旦，勤王，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便橋，注：見高祖武德九年，咸陽縣名，注：見周顯王十九年，至賢宮，未詳處所，左藏，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九重，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金城縣，注：見楚義帝元年，廢丘。

書法

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吐蕃淫卒，變起倉猝，則避寇而去，不足深罪也。祿山反，謀已久，而恬不爲備，以至狼狽，是故書募兵，書出奔，皆罪無備之辭也。凡播越之辭，三

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終綱曰：播越，書如，公代宗，陝，德宗，奉天，昭宗，石門，華州，書出奔，四，秦，王，主，燕，主，寶，是年，唐主從厚，書奔，九，秦，主，丕，東，河，魏，主，混，中，燕，主，寶，會，軍，魏，主，弘，高，麗，魏，主，子，攸，河，內，魏，主，脩，長，安，齊，主，紳，鄴，德，宗，梁，州，僖，宗，鳳，翔，書，走，六，齊，若，地，夏，主，勃，勃，齊，主，紳，再，書，僖，宗，興，元，如，散，關，書，劫，二，嘉，宗，寶，雞，昭，宗，鳳，翔，○立，宗，卽，位，以，來，奔，欲，固，木，象，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龍，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李，林，甫，則，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發明 禮，曲禮曰：天子不言出，穀梁傳曰：王者無出，出失天下也。蓋王者以四海爲家，京師爲室，故所

在日行在所，而巡狩行幸，則日車駕次于某是也。玄宗躬臨大寶，垂五十載，際天所覆，悉主悉臣。一旦盜起，乃棄宗廟，委天馬，獨攜所愛，脫身而逃，則是一匹夫耳。故綱曰：於此，書出奔，不以天王之禮予之，而以匹夫庶人之事待之，可謂賤之甚矣。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一旦失國奔走，曾匹夫之不若，人主觀此，可不兢兢業業，知所畏謹也哉。

唐史冊比
之通也歷
亦即取福
亦所逆樂
出奔軍士
以致倉卒
用務國忠
於此等任
唐史冊比

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

明日至馬嵬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搗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泰國夫人上聞諱譚出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也前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畧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虜國夫人走陳倉縣令集覽馬嵬地名在咸陽西按輿地要里馬嵬縣名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韋諤萬里坡實錄馬嵬地名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和四年

書法

衆怒殺之未有書伏誅者書伏誅何罪宜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發明

國忠及楊氏誠有罪矣然殺之者乃亂兵耳何為亦以伏誅書之夫國忠敗亂天下罪盈惡積楊氏蠱惑其君召釁稔禍一死皆不足以盡其責故綱目正名定罪不以共死於亂兵之故而未滅之也書法若此豈不嚴哉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克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獨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鞞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倓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

子乃使傲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
廢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
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
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傲
之皆太子。

集覽

跋馬跋

質實

十四年，建寧郡名。注見漢

武帝元狩
元年滇。

帝至扶風。

上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
祿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衰耄
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
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
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
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
可共分此緣，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
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
陛下，不敢有二。良久曰。**集覽** 跋，涉。通作跋。草行曰
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集覽** 跋，水行曰。涉，韓詩傳注
不由跋而遂。**質實** 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倉猝，急遽貌。
行曰跋涉。

長安縣名。注見
漢惠帝五年。

太子至平涼。

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
度大使，將吏歲時致敬。倓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
衆皆敗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
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
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
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關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
五百餘人。**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彭原
軍勢稍振。**質實** 郡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寧州平涼郡
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七年。

帝至河池，以崔圓同平章事。

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質實** 河池郡名。注見梁
甲兵全盛。上大悅，即以爲相。

陳倉令薛景偃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

考異 殺。當
作誅。○賊將

孫孝哲陷長安。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遣
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人。剽其心。以祭
慶宗。殺捕百官。宮女送洛陽。王侯將相。尾從車駕。家留
長安者。謀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
珙等。皆將於賊。祿山以希烈。增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
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臨汧。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
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尊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
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迫之患。
質實 尾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汧。夏嬰曰。汧。縣名。隴
州名。以汧為隴治所。故曰汧隴。注見漢光武建武
六年。江漢。二水名。
注見周赧王四年。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

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備
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
質實 潼關。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井陘。地名。注見秦王政
十八年。常山。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范陽。郡名。注
見漢帝亥更始二年。涿郡。

書法 不克矣。何以書。子義也。正臣殺賊偽帥。以平盧
歸國。正也。於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為
國矣。綱目前書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此書襲范
陽不克。後書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雖鳩書卒。皆子
之也。

帝至普安。以房瑄同平章事。

上之發長安也。群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
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珙。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
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
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均對曰。
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
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相。初。陳希烈罷
相。上許以瑄代之。瑄拜謝。
質實 普安。按一統志。古邑名。
既而不用。故瑄懷怏怏。
漢為廣漢郡。梓潼縣地。
晉因之。梁置安州。西魏改為始州。及置普安郡。隋初郡
罷州存。後改州為普安郡。唐初因之。後復改為始州。尋
又改曰劍州。宋初置普安軍。紹熙初。陞為隆慶府。元復
改為劍州。屬廣元路。本朝初。因之。後又以普安縣省
入。改屬保寧府。怏怏。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

章事太子當作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遊并
武兵食定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
且籍朔方上馬甲兵穀帛軍資之數以獻之會河西司
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
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遊盛治宮室幃帳皆傲禁中
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
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裴冕並
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氏曰肅
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
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出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
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
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
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
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胡氏曰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
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

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則
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
祖睿玄之過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過見
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時文武
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何度草創武人驕慢大
將管崇嗣在朔方背關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
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朝廷始
張良姊性巧慧能得上意從上來朔方良姊每復常居
上前上曰禦寇非婦人所能良姊曰倉猝之際妾以身
當之殿下可從後逸去至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
上止之對曰此非妾自集覽今平涼散地平涼舊屬隴右
養之特上以是益憐之今平涼散地有平涼縣在陝
西散地注見漢高帝十一年靈武漢漢方郡也今夏州
是括地志云靈武即蕭關也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
奉箋賤表識書也徐廣曰質實杜鴻漸漢州人遷族子
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靈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
名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
元初元年禁中注見朱孝武帝大明六年李勉京兆人
良姊女官名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 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貶義自見矣終綱目書傳國一傳位六詳高祖武德九年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

惟於太宗肅宗無見焉。繼書以裴冕同平章事。蔽其責於裴冕也。

發明 神宗故王者即位。必承國於先君而後可。又况君父在上者乎。馬胤之命。固嘗言旨欲傳位太子而太子不受。故綱目止以留太子討賊書之。今既上無所承。遽正尊位。則是太子自叛其父也。何以討賊為哉。是以前史載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則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此綱目所以直書太子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豈不深可惜哉。

上皇制以太子克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上皇制以太子為兵馬元帥。永王璘。盛王琦。豐王珙。分領諸道節度。都使。琦。珙。皆不出閩。惟璘赴江陵。先是四方間潼關失守。莫知上所在。**質實** 江陵。郡名。注見漢獻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質實** 帝建安十三年南郡乘輿。注見漢安帝延光三年。盛州名。未詳沿革。豐州名。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五原塞。

書法 太子書即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所以示發也。

發明 既曰上皇而又曰太子。然則孰為帝。書名之不。正莫甚於此。則亦以肅宗即位之事。上不達於玄宗。而玄宗與子之命。下未及於肅宗。故耳。父不父。子不子。書之于冊。豈非來世之永鑒歟。

上皇至巴西。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質實** 巴西。縣名。

注見漢後主炎。與元年涪縣。 ○賊兵寇扶風。薛景偃擊破之。**考異** 當書討。誤。

作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 ○安祿山遣高嵩使河隴。大震關

使郭英又斬之。**考異** 斬。當作誅。

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縉。縉。誘河隴將士。英又斬之。 **質實** 大震關。按一統志。即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南七十二里。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巡檢司。按唐志。沂源縣。西有安夷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大中

問。防禦使薛達徙築。更名。疑卽新舊二關也。

李泌至靈武。

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新羅。後隱居潁陽。上自

馬嵬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胡氏曰。鄴侯帝之故人。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非從遊。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集覽**李泌。董衡釋。泌。薄必反。或音兵。顏師古曰。東髮爲角。兩。質實。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馬嵬。地名。注見開元十一年。武。帝。普通六年。斬春。縣名。注見陳宣帝大建五年。齊昌。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鄴侯。李泌封鄴侯。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書法

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爲不書。召泌非可召而至者也。此細目之特筆也。

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緩德府折衝段秀實讓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曰。宰

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集覽**

行軍司馬李栢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特進**稱嗣業也。特進。注見開元五年。德府。注見開元五年。折衝。官名。注見

漢成帝綏和二年。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改扶風爲鳳翔郡。**質實**鳳翔郡。注見周顯王八年。岐。○上皇至成都。**質**

實成都府名。注見漢帝立更始二年。

從官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考異**令上漏賊將二字。

令狐潮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上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緹城下。潮兵

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
死士五百斫湖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
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
賊弩射之而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
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是下軍令矣然其如
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
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
分別其眾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
去賊來歸者萬餘戶胡氏曰人倫天道同條共貫秦漢
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豈特
能馭軍守城而已乎

集覽

也相勞苦勞去聲慰勞

質實

注見陳後主

年陳明元

常山諸將討殺太守王備

考異按備乃賊黨不當書殺

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太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
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有朔方兵
三十人諸將遣宗僊運迎承恩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
命僊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
險足以扼其咽喉將軍若以國家為念移據常山則洪
勳盛烈孰與為比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

都豈能獨全承恩不從僊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
必懼兵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
鄉村若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也若捨要害以授
人居四通而自安譬如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
疑不

質實

信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烏承恩張掖人

要害注見漢

書法

於是備欲降賊諸將殺之特書討予

發明

王備雖未降賊然其志已決矣故特書討殺以正其罪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初真卿聞李光弼下井陘即歛軍還平原及聞郭李西
入始復區處河北軍事以蠟九達表於靈武以真卿為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如彼并致救書亦以蠟九
達之真卿頌下諸郡又遣人頌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
始知上即位於靈武

集覽

蠟九以蠟為九置表

質實

原

郡名注見陳宣帝

大建八年安德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與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脩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郭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借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爵士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皇二十年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書法

助者何非借也故北貊燕人於漢高則書致助回紇吐蕃於肅宗則書請助致助者徑至請助者得請而後至也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

發明

武王伐紂羌鬻庸蜀微盧彭濮人皆在列漢祖伐楚北貊遣騎來助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夷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

○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史思明陷九門○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救為詔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侯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瑄崔漁奉傳國寶及玉冊請靈武傳位

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

奉冊寶何已卽位之辭也。故不書傳位。書奉冊寶而已。終綱日書遣使奉冊寶如某。是年。得已之辭也。

發明

按肅宗以七月甲子卽位于靈武。至八月己亥。十六日耳。蓋少待遣使上請。候命下而後卽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况肅宗居儲位有年。玄宗素有傳位之意。特為貴妃國忠所沮。爾今二人既死。帝發馬。又有留東討賊之命。其天位不歸肅宗。將誰歸哉。獨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嗚呼。天理人欲之間。幾不容髮。可不畏哉。

史思明陷藁城

質實

藁城縣名。注見天寶十四載。

○祿山取長安樂工

犀象詣洛陽

初上皇每酺晏。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群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獻歎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司馬公曰。聖人以道

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其陋。唯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鑿與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祿山聞鼎山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靡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無塗。皆薛景僊之。○集覽。霓裳羽衣。夢溪筆談曰。劉禹錫詩。三鄉陌功也。○三鄉。望女兒山。所作白樂天詩注。開元中西京府節度使楊敬述所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僊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揚敬述進婆娑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聲。而名曰霓裳羽衣曲。諸說皆異。今蒲中道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香。或謂今燕。有獻仙音。乃小石調耳。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所獻仙音。乃小石調耳。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亦未知孰是。又楊妃外傳。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此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畢。引聲益緩也。實實。唐三年。犀獸名。格物論。犀狀如水牛。猪頭犬腹。脚三蹄。皮黑。一孔。三毛。行於江海。水為之。開頭有角。二角。角上為兕。犀。一在鼻上。差小。為胡媚犀。此亦好者。有百物之形。最大者為墮羅犀。重八九斤。此亦額角也。其花多作椒豆。斑色深者。堪帶。與散而色淺。但作器。皿耳。兕。或以為犀。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鏡。象獸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凝碧池。按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唐禁苑中。王維詩。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楓葉落空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按維為給事中。為安祿山所得。祿山大宴凝碧池。維聞悲甚。賦詩悼痛。後賊平。或以詩聞。維得減論。下遷太子中名。梨園。注見開元二年。獻。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支解。死刑也。謂以刀鋸分人之肌骨。故曰支解。窳。注見太宗貞觀十年。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雲陽。畿。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武功。縣名。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襄陽。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書法

先是祿山取百官宮女送洛陽不書此水耳。何以書書所以為示後誨盜者之戒也。

九月。史思明陷趙郡常山。

賈實。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國。○以廣平。

王儼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寧王儼。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冀北行。屢逢寇盜。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目。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弟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秦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太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正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御其也。乃以廣平王儼為元帥。諸將皆屬。俟。聞之。謝泌曰。此固侯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各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懼天威。在陛下前。數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星。

御批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
悉使送府必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通進餘則
待明禁門鑰契悉實實吳泰伯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五
委傲與必掌之

年烽火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烽火燧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同羅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考異討當
作擊

初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其酋長阿史
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
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至是詭誘九姓
六州諸胡救萬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雷天德軍發兵
討之左武鋒使僕固懷恩之子玢兵敗降虜而實實
逃歸懷恩斬之將士股栗無不常百遂破同羅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長安縣名注
見漢惠帝五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酉蒙天德
軍注見憲宗
元和八年

遣使徵兵回紇

上雖用朔方之衆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陶王守
禮之子承家爲燉煌王與僕固懷恩使回紇以請兵又

發援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實實州名注見漢恒
燉郡名注見漢
武帝元朔三年

書法蠻夷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人援順辭
也曰徵兵曰發兵尊辭也曰以兵至敵辭也曰
請救急辭也曰乞師卑辭也終綱目書借兵八詳
漢王那四年而書徵發者一是年德宗興元元年

發明貴華賤夷春秋之法也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
紇前史皆以請兵爲言故分注亦因而述之至
綱目則書徵兵回紇徵者徵發召命之詞不使中國
屈於夷狄此正春秋之意也立法若此烏有首下足
上之咎哉

帝如彭原

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
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解舍隘狹上
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于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
乃潛令刻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范氏
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丘墟
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集覽乾樹雞樹雞即木耳。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集覽樹則生。乾則枯。聖刻以為棋。質實。庸調。注見高祖武德七年。彭原郡名。注。擲之不響。質實。見肅宗上元元年。寧州。晉贍。注見梁武三年。帝太清。

寶州至自成都

幸見素等至自成都。奉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遠為傳襲。群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胡氏曰。置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問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請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

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救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必以為用常妃之故。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愚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集覽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邪。集覽於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文公家禮曰。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此禮之晨省也。既夜。父母舅姑將寢。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禮之昏定也。質實懔懔。注。帝五年。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誅王敦故事。事在晉明帝太寧二年。

印七通... 唐之宗天寶十五載... 且七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初李林甫為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救盡革其弊開諫諍之途又令宰相分直政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集覽

分直政事筆承旨令

書法

於是革前弊非一端書此舉重也權臣壅蔽皆類此一改新之綱目所子也故書

發明

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塞天子之耳目邪隱之人多私僭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姦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食既

胡氏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則三者皆失之矣是

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質實

日食既注見漢惠帝七年

書法

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詳漢惠帝七年皆人生中年末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即位則其召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違李泌闖已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為之戒也至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沂江漢而上至洋川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用以饋

質實

洋川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江漢二水名注同上年權注見漢武

帝天漢元年

以房琯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請行在上命琯以為御史

唐之宗天寶十五載

大夫瑄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
與瑄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
蕩而房瑄專為迂闊大言以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
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且瑄
在南朝佐上皇使陛下與諸王分領諸道節制仍置陛
下於沙塞空虛之地又布私黨於諸道外統大權其意
以為上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富貴此豈忠臣所為
乎由是疎之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
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落河雖
多安能常我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
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
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入畜大亂
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
如初范氏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
而猶以為將帥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
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
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
在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集覽

中原板蕩謂中華喪亂也板蕩並詩篇名被凡伯刺厲王也上帝
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
王無道天下蕩蕩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唐僖反

度落河初安祿山養同難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曰
復落河胡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曳羊列反陳濤斜杜
甫詩血作陳陶澤中水注陳陶唐書
作陳濤斜咸陽地名也斜或音耶非
邪臨沂人戎從弟戎嘗曰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
然風塵物表為元城令終日清談每持玉柄塵尾謂之
談柄與手同色而縣務亦理累遷至司徒後為石勒所
害社稷注見新齊天鳳元年鼓譟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年十六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李真李暉皆死使兩騎齎尺書以
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使其將康沒野波攻平原顏真
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博平皆陷之進圍信都
烏承恩以城降胡氏曰承恩始以無詔命不從常山諸
將之請善矣確守此志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
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
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
常山之請誠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思明之拜則尤不
若用僊運之說矣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
也○饒陽裨將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

即七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四 唐肅宗天寶十五年 五

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與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戮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與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銘然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祿山初以年三十人授思明。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難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野。聞鐘聲。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注。夫子。孫林父也。時林父據戚以叛。故季札謂林父猶燕巢于幕。喻至危也。晉書。名。注。見漢成帝。魏郡。張興。東鹿人。

永王璿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謀議大夫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皇不聽。以璿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時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璿召募勇士數萬人。日費巨萬。子瑒有勇力。好兵。薛瑒等為之謀士。以為天下大亂。惟南方完富。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救璿歸蜀。璿不從。上乃以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與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節度使韋陟共圖璿。璿遂引舟師沿江東下。吳郡太守李希言平賊璿。詰之。璿怒。遣其將渾惟明襲吳郡。季廣琛襲廣陵。被其兵於當塗。江淮大震。高適與來瑒。韋陟會於安陸。結盟誓眾以討之。晉書。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當塗縣名。注。見漢順帝建康元年。安陸郡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書法。取大物。故永王啟保有江表之心。綱目書討而不以肅宗主之。所以致自反不縮之嫌也。此特筆也。終綱目一而已矣。

回紇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破之。

質實。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元年。同羅。北狄種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敕勒。入援何順辭也。終綱目書入援十五。請晉惠帝建興四年。而書夷兵者三。是年回紇及于闐王

肅宗寶曆元年。回紇。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祿山遣兵攻陷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至是。城陷。執愿。堅。送洛陽殺之。○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皆聽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并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繁其四將也。從祿山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救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

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覽** 並塞。並。步浪反。依也。近也。塞。○**質實** 龐堅。涇陽人。玉四注見漢元帝竟寧元年塞微。○**昭烈章** 武二年。

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築城於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眾纔千餘。每戰輒克。河南節度使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于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是日。朝宗亦至。巡遠與賊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斬首萬餘級。敕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虢王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集覽** 空名告身。空。苦貢反。唐選舉移書責巨。巨竟不應。○**質實** 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質實** 彭城。郡名。如空者。不填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授也。○**質實**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魯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東平郡名。注同。上元年。濟陰郡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寧陵縣

唐肅宗至德二年

名。注見漢後
主景耀三年。

于闐王勝將兵入援。質實于闐西域國名。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發明于闐遠絕之國。不乘中國危亂侵邊。又不聞唐也。故特書爵書入援。以嘉其節。所謂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其與吐蕃乘時侵盜者異矣。

吐蕃陷威戎等軍。

凡陷軍七。城三。

二載按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此年歲首。當大書肅宗皇帝至德二載。蓋傳錄關

漏。據睿宗即位於中宗景龍四年六月。歲首分注睿宗皇帝景雲元年。而次年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此則當於

二載之上。仍書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睿宗皇帝至德六字。考證當書肅宗皇帝至德於二載之上。

分注玄宗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皇帝開元元年。至天寶十五載下。分注肅宗至德元載。明年惟書二載。未

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矣。

書法睿宗二年。大書睿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書

何。譏也。何譏。譏始之不正也。始無所受。其不正也。甚矣。綱目不從睿宗例書之。所以病之也。

春正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質實彭原郡名。

注見上元元年寧州。

書法於是上皇既稱太上皇。改制為誥矣。而又以李麟同平章事。誠有所不得已也。然則靈武之遽

益可憾矣。

○安慶緒殺祿山。

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睹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時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關豎李豬兒被撻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日。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從之。又謂豬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

帳外。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曰。必家賊也。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尊祿山為太上皇。然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不令見人。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事無大小。皆取決焉。

書法

不書弑。賊之也。比蠻夷盜賊。書殺不書弑。故太子臨書謀殺莽。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書殺

發明

祿山以臣反君。故有子禍之報。天道昭昭。固已甚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父者。祿山既不若其君。亦安能復子其子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慶緒殺之故耳。狂胡反逆。罪惡滔天。曾不再期。其子屠之。不啻狗彘。臣賊子。蓋亦以是少警哉。

殺建寧王倓。

上謂李泌曰。廣平為元帥。踰年。今欲命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為太子。何如。對曰。戎事交切。須即區處。至於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邪。泌出以告廣平王倓。倓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

昏。臣何心敢當儲副。上賞慰之。李輔國本飛龍小兒。開書計。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寧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懼之。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懣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宦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越。巨寇猶存。已龔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集覽**飛龍小兒。輔國本出自飛龍廐。質實見漢昭帝元平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唐也。而下有此書。肅宗之聞如此。唐之興復幸哉矣。

發明

是時兩京覆沒。社稷為墟。肅宗既乘危自立。正宜卧薪嘗膽。克清大憝。庶可功過相補。而乃寵信嬖倖。溺愛枉庶。聽信讒邪。而殺其子。重尋覆車之轍。其不遂至滅亡者。幸爾。建寧之死。書殺書爵。可哀

也

如定

上開安西北庭及拔汗那大質實安西鎮名注見高宗

食諸國兵至涼部乃幸保定質實永淳元年北庭鎮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大食西域國名注見玄宗

開元三年涼部二州名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一部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保定

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

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脩城以待之光弼曰太

原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壘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

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

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

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

入光弼募軍中有小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

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

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

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

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

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

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集覽賊軍戰石也張晏曰

二斤爲機法行三百步礮蓋起此字俗作砲

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德兵十三萬

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

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

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

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懼不習

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脩戰具居中應接而已集覽歸德二州

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質實俱隸漁陽

歸德二州名歸未詳沿革

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

郭子儀平河東賊將崔乾祐敗走

初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之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相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遂平河東

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卒

為安東都護王質實平盧節度使注見代宗大曆十年安東都護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鮮朝

二月帝至鳳翔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援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眾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持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

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域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杲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質實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書法

賊偽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守范陽深惜之也

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走死

成式與河北招討官李銑合兵討璘。季廣琛召諸將謂曰：吾屬從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謀已墮。兵鋒未交，尚及早圖去就，不然死於鋒鏑，永為逆臣矣。諸將皆然之。於是廣琛以麾下奔廣陵，璘黨皆散，憂懼不知所出。成式將趨侃等，濟江，璘兵遂潰，璘奔鄱陽。

質實

鄱陽郡名。注見梁武帝太

清元年。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二年。

書法

書伏誅何帝有嫌也。故再書討以正謀保江表之罪。不書誅以致趣取大物之譏。

三月，韋見素、裴冕罷。徵苗、晉卿為左相。

質實

苗晉卿，壺關人。○上

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胡氏曰：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於明皇見之矣。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之，亦溪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

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集覽

張九齡之先見

開元中，祿山討奚契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玄宗不聽。至曲江祭之。九齡家在曲江，故於曲江致祭焉。曲江縣隸廣東始興郡。按始興今韶州是。杜甫故相國張公詩：相國生南紀，王洙曰：韶州正嶺，微旣越之地。在江漢以南，故曰生南紀。王洙曰：九齡父為韶州別駕，因家始興。今為曲江人。李觀字秦伯，盱江南城縣人。仕于宋，嘗著周禮論五十篇。禍亂不自范陽可耳。謂有此女子與小人，不能免其禍亂。若禍亂不起於范陽，則尚庶幾。正誤：言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故胡氏論正使明皇用九齡言而殺祿山，但可免范陽之亂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亦必致亂也。

質實 始興郡名。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曲江按治隋廢郡，以縣屬南海郡。又廢洧陽縣入焉。唐於縣置番州，貞觀初改韶州。又以臨瀧、良化二縣省入。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為韶州府。治所仍屬焉。內嬖六人，左傳：齊桓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曰：長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事見說苑。

書法

書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豐敗而後

漢靈帝中。六年。遼水敗。而後祀魏徵。太宗貞觀十

九年。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是年。皆事後之思也。然則

祀魏徵。書姓名。此其書爵諡何。子賢也。九齡之卒。以

長史書。於是爵諡既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祭臣六

詳漢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 無庸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淝水之敗。則

王猛之言不酬。太宗思魏徵於伐遼之後。玄宗

思九齡於奔蜀之餘。忠臣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

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曩日之

告。如著龜明鑑。毫髮不爽。然已無及矣。豈天固欲以

此顯忠賢之先見耶。前此九齡之卒。綱目以荊州長

史書之。今已十有八年矣。向來之言。無一不驗。然玄

宗徒能思其爭祿山之事。而不思九齡於林甫之相

爭之尤力。故凡天寶之亂。雖起於祿山。其實皆林甫

醞釀以成之耳。思其一而不思其二。玄宗猶未為盡

知九齡者也。綱目於此。書爵書諡。其所以尊敬九齡

者。為何如哉。人主觀此。其亦聽用忠謀於無事之日。

毋徒思之於有。事之後乎。吁。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

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以此痛心耳。

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見其

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

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

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

徹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

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

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

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刺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

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刺蒿為矢。刺以冉

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辭刺木質實。南霽雲魏州頓丘人。

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

溝。敗績。

初。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

使郭英又戰不利。思禮遣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

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兵赴鳳翔。賊李歸仁以鐵騎五千邀之。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等伏兵擊之。殺傷甚多。安守忠僞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陣。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大潰。子儀退保武功。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范氏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若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若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質實。關內道名士。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質實。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

房瑄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庭蘭因是大招權利。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鎰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鎰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未

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奔襄陽。

初。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於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日昇請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日昇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炆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奔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克而還。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扼其衝。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年。南陽郡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貶郭子儀為左僕射。

子儀請闕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發明

前書子儀敗績。固有罪矣。然是時。方務合容。姑息。使他人處此。必歸罪偏裨。以自解。惟子儀必

自請開請貶。故綱目亦正名書之。若子儀者，亦可謂之賢矣。

六月，將軍王去榮有罪，赦免死，自效。

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赦免死。以白衣詣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上表曰：去榮無狀，殺木縣之君，而陛下以礮石一能免其殊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甚衆，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其傷不亦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伏惟明主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定矣。上令百官議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則王法不行，人倫道屈矣。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陝郡雖要，不急於法，而況去榮末枝，又非陝郡之

賈賈

賈至洛陽人，曾之子。十

年。陝郡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書法

書有罪，譏失刑也。是咎也。肅宗任之，故特書救。

發明

四海分裂，兵交怨結。若復廢法，河川討賊。此諸葛孔明誅馬謖之詞也。是時逆胡反叛，兩京未復。正宜明君臣之義，辨逆順之理。今王去榮以部將擅殺本縣令，罪逆當誅。况朝紳論列，尤爲明切。肅宗乃以一礮之能，從而赦之，是使反逆之徒，橫行於天下。而君臣上下之分，亦不必立矣。故綱目於此，書有罪，書救免死，以深貶之。蓋謂之救免，則其咎固在肅宗，而非出於他人也。嗚呼！死罪猶且免之，况下於死乎。

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餓病不堪。遂爲賊所圍。張巡乃脩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人。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問巡以大木置連鑲大鑲，拔其鉤而蔽之。賊又造木攻城。巡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願風，持火焚之。

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
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土
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尚德在彭城
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
雲犯關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
霽雲泣曰唯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
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
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進主
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霽雲去
至寧陵與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
無救皆慟哭賊圍益急初房瑁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
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
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
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胡氏曰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
遠危道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
直以事理騰聽命可也遲疑異懷忠義不立豈不辱
乎房瑁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為
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

集覽

與登道廢丁鄧反

淋漓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霽雲泣下按柳宗元
霽雲碑云自墜其指曰噉此足矣今從舊傳取人稱禮
天官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注凡言馭者所以馭而內之
於善也莊子天道篇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稱之道
也

質實

臨淮郡名注見昭宗景福二年泗州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使○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

里

考異 蔡上黨賊將二字

賊屢攻上黨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
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
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壘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
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
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

質實

上黨郡名注見周鼎王五送千里於洛陽因之

四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西京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謝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

葉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儼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發鳳翔。儼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儼爲兄。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澗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嗣業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解賊。軍無了遺矣。乃肉袒執刀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廢。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僕固懷恩引回紇執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驚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儼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儼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置之。懷恩曰。戰尚神速。何明也。儼固止之。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土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儼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澹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儼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

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儼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儼留長安鎮撫三日。引大軍東出。葉護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葉失涉反。澧水索隱曰。按地志無文。而水經以澧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焉。別役。羽林苑。指地志云。澧源出雍州長安縣西南山澧谷中。禹貢澧水攸同。蔡氏。晉書。按一統志。澧水源出山下。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于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老子云。豐水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于外。子遺。注見齊主昭業隆昌元年。肉袒。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遜明。注見隋文帝仁壽元年。澧水。注見玄宗天寶二載。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捷書至鳳翔。上卽遣中使啖庭瑤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百姓。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卽使

唐肅宗至德二載

泌草表立命使奉以天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
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為開人何樂如之上曰朕與先生
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
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
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
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其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
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豈朕而辨殺卿邪對曰
陛下不辨殺臣故臣求歸若其既辨臣安得復言且殺
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
事猶有不政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
以朕不從卿此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
為小人所教欲害其兄爾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
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以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
與臣言其寬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為元帥
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
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位下曰先生言是
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太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次曰太子方
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
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
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使瓜可

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
有是哉朕常書紳對曰陛下但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
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長姊忌而藩之故泌言及之
復請歸山山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
皇初得上表彷彿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乃大喜
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胡
氏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
坐良姊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而隱
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使得明智之君不
待辭之畢而深有感於心矣泌反復數百言而肅宗終
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
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
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甲亦可知

集覽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克華陰弘農
二郡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李勉言于上曰元惡未除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爲賊所汚者半天下。開陛下龍輿。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上遽赦之。質質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華陰郡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華州。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陝。獻存。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晉。越。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

尹子奇又聞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達。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况密邇。群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雀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城中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巡且死。顏色不亂。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

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上情。殺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其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信道必進。且檄譙郡太守。開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書法

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子去疾。已有異議矣。李翱傳。巡事。復不及。

發明

張巡死節表表在人。無可言者。然許遠生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然未幾亦死於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則見其均爲死節之臣耳。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子儀等與賊遇。

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
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
灣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
之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
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假入東京回紇
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假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
回紇回紇乃止范氏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
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
之不滅哉而唐之人主好結成狄以求援肅宗尤務欲
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
甚乎昔武王伐商有微盧彭濮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
為犄角之助而已若與之共事而倚以成功則未有不
為患也集覽偃師括地志云偃師隸河南按盤庚治亳殷
今偃師縣是微盧彭濮書牧誓庸蜀羌髻微盧彭濮注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
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質實南山注見周安王十
年伊闕偃師按一
統志帝營所都之地名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即此後
盤庚亦徙都於此改號曰殷周武王伐紂還息偃師徒
遂以為名秦屬三川郡漢始置偃師縣屬河南郡新莽
改師成東漢復舊晉省入洛陽隋復置唐宋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河南府

發明

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畧無一詞及
回紇者何哉夫以狂胡肆逆官闕為墟肅宗苟
能痛心疾首選任忠賢因人心之感憤仗大義以討
賊則亦何患克復之難夫何慮之不精乃求欲速之
功借助回紇遂使逆賊方遁遽已縱虜肆掠重為民
害則是中國反聽命於夷狄而收復之舉為無人矣
故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
中國二則抑夷狄三則不予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戒
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書法若
此其為斯世慮豈不深且遠哉

李泌歸衡山

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
衡山救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質實衡山按
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二里五嶽之一也寰宇記云
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舜南巡狩至于南嶽周
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山即此其山盤繞入百里有七
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
井而峯之最大者五曰祝融紫蓋
雲密石廩天柱惟祝融為最高

印北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四 唐肅宗皇帝二 案

發明

必在憂患中陳謨獻策補益引多時方收復兩
京。遽請還山。不少遲緩。蓋必有不足於中故也。
肅宗於此不能深思默省。反求諸已。乃欲強挽之留
官手去之愈力。綱目書此。不特惜泌之去。亦以譏肅
宗之不悟耳。夫去纔遠色。乃勸賢之首務。先儒固已
論此。肅宗寵張良婦。任李輔國。莫親於愛子。且猶殺
之。况賓友乎。此泌之所以必去也。噫。

帝發鳳翔遣韋見素奉迎上皇。○郭子儀遣兵取河陽及

河內。質實河陽縣名。注見昭宣。○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考異 嚴上漏賦

胡氏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
尚有大於此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
又何必討。斯舉也。殆
猶推波而助瀾歟。

書法

史思明降。封王為節度。不書。書嚴莊。司農何。譏
也。祿山之反。莊實導之。非他從賊者比矣。况又
與關慶緒之逆。乃大戮也。既不能
誅。而又官之。其失大矣。書病唐也。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考異**

殺當實。陳留郡名。注見

梁。○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考異** 按巡幸例曰。帝至某

入字章

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萬歲。
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命百官受賊官
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頓首請罪。環之以兵。
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哭三日。是
日。上皇質實。大明宮。注見太宗貞觀入年。合元殿。注見
發蜀郡。憲宗元和十四年。宣政殿。蜀郡。注見晉武
帝泰始八年。益州。

書法

上皇書還西京。此其書入何。還者。故嘗主之之
辭也。入者。自外而主之之辭也。前未嘗書出。此
固不得以
還書也。

安慶緒走保鄴郡。質實鄴郡。注見漢元帝

慶緒走保鄴。步騎不過千餘人。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
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

蔡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以甄濟為秘書郎蘇源明知制誥

廣平王傲之人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傲以上旨釋之尋勅赴西京崔器命蒲朝堂請罪如儀然後收繫大理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彊昇至洛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傲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制士庶受賊官祿者實實清巖山按一統志在衛輝府淇令三司條件聞奏實實縣西南三十一里上有水簾洞唐甄濟嘗隱于此

書法

秘書郎知制誥未有書者此其書何賞忠也故特書之

發明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知有君臣父子之義也若食君之祿任君之事一旦變出乎前遽反君

而臣賊則何疑之不若矣甄濟在唐以操行著稱為時聞人祿山之亂守節不污當其引首待刃之時寧須知不死以俟唐之克復哉安於義命所惡有甚於死者耳彼陳希烈之徒折圭僭爵立人之勅既無扶顛持危之功又無仗節死義之守其事逆胡視然無耻原其本心特欲偷生苟免不失所有而已豈知復有素服悲泣之時哉請朝請罪收繫大理猶未已也又使列拜死節之士以愧其心然後六等定罪誅殛流放則是生死皆可羞耻其罪著矣當是之時雖欲再死于賊亦不可得綱目書以甄濟為秘書郎文無美詞亦以濟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者若以甄濟為特異則希烈等罪亦可少從末減矣此正書法之深意也後之君子不幸而處事變之際者蓋亦知所擇哉

宴回紇葉護於宣政殿

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兵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以葉護為忠義王集覽餘孽孽也中唐必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集覽也中唐必孽有妖實實武帝大同三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

唐肅宗至德二年

救天下。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以禮部尚書李嶼。兵部侍郎呂諲。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陳希烈等獄。嶼以李栢為詳理判官。栢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而嶼獨得美譽。

立廣平王儼為楚王。考證 立。當。實。州名。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山陽。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追贈死節之士。

李憺。肅矣。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易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口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眾議由是始息。

蜀來載租庸三分之一。○復郡名官名。○土上皇尊號。○

以良娣張氏為淑妃。質實 淑妃。事物紀原云。婦官名。魏明

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加比三司。

書法 淑妃。立不書。書張氏何。志亂始也。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考異 史上瀋城將二宅。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李歸仁。及精兵數萬人。皆潰歸范陽。慶緒忌思明之強。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耿在智說思明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將烏承玘亦曰。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引入內廳。築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繼遣之。因承慶等遣其將賈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上大嘉之。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滌。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從禁軍。

故妃韋氏卒。

書法

故妃耳。何以書。離不以罪也。故錄之。終綱目卒。如妾四。詳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惟此無譏焉。

戊辰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書法

堯舜禹湯名而已。未有號也。至周而後有諡。則既沒而後誅其行耳。然猶以為臣子不敢議其君。於是稱天以誅之。未有生存而為是虛美者。此末世臣子之語也。今也以父而加尊號於其子。則肅宗無乃有幾微之不可辨者歟。至此有可悲者矣。故書病之。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考異**按凡例。宦者除拜。加宦

二字。

考證當加宦者於李輔國之上。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書法

李輔國何宦者也。宦者有為將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

書令。至進爵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賊將能元皓舉所部來降。○大赦改元。

盡免百姓今載。到庸。復以載為年。

書法

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書改元何。譏也。何譏。肅宗至是三赦矣。即位嘗大赦。常事也。故不書。上皇還西京。又赦。以為非常。宜赦也。故書。至是未兩月。又以改元赦。不巳數乎。書曰大赦改元。譏在數赦。不在改元也。

三月。徙楚王儼為成王。

質實

成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下辨。○立淑

妃張氏為皇后。○夏四月。新主入太廟。○五月。停採訪使。

改黜陟使為觀察使。○張鎰罷。

張鎰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人面獸心。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

董忠懇可信。上以錫為不集覽中要中。謂中人。宦官也。要謂有權勢者。質

切事機罷為荆州防禦使。實荆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

三年。白馬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五年。荆州注同。上

南郡。立成王倣為皇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召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

制詰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

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質實興州名。注見晉懷帝永

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質實嘉四年。畧陽李揆。隴西

人。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崔圓。李麟罷。以王珣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與專依鬼神以求媚。每

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俗。上悅之。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哀贈。顏真卿

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

贈杲卿。杲卿子泉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

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

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人乃得

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更

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

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

謙衣衾歛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書法前書追諡死節之士矣。雖張許不列也。此則曷

得以白。則閻已甚矣。終綱目書贈官十二。詳晉明帝

太寧二年。而書諡曰某者三。顏杲卿忠節。段秀實忠

烈。顏真卿文忠。皆死節者也。顏氏兄弟。居其二焉。

六月。立太一壇。

從王珣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珣請遣中使

與女巫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

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貲數

十萬。其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

以罪。質實黃州。注見晉懷帝永嘉元年。黃國。

也。唐肅宗乾元元年。

初行新曆

山人韓穎所造也

貶房琯為幽州刺史

琯既失職頗快快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貶之

質實

幽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快快注

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其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請諸將說誘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因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

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
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執二人斬之仁
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生會有一
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遇延歲月
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極殺之范與曰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况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
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
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
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
亦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
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集覽**鐵券
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注見**
中宗嗣聖**質實**帝天嘉元年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謀也

冊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毘伽闕可汗以上幼女寧國公主妻之以漢中王瑀為冊禮使右司郎中李異副

冊回紇英武可汗

唐肅宗乾元元年

三

之。上送至咸陽公主。辭訣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士流涕而還。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衣赭袍，坐帳中，引瑀等立帳外，瑀不拜。可汗曰：我與天可汗兩國之君，若君有禮，何得不拜？瑀對曰：天子以可汗有功，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可汗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坐榻上，受册命，邪可汗改容起，受册，明日立公主為可敦，舉國皆喜。遣騎三千助。集覽：可敦，猶言皇后也。可竟蓋反突質實。討安慶緒。厥之俗亦號其妻為可賀敦。按一可汗，夷狄君長之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寧國，按一統志，本三國吳之縣名，漢為宛陵縣地，晉屬宣城郡，隋省入宣城縣。唐初復置寧國縣，屬宣州，尋罷。天寶中復置，宋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寧國府。牙帳，注見立宗開元八年。

發明

回紇有功於唐，故書以寧國公主歸之。歸之者，易辭也，異乎其他結昏夷狄者矣。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在。那兵糧豐備，專以繕亭。忍醉飲為事，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協，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好直言，通儒詰而殺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炆、興平李魚、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瑒、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此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統諸軍。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風沙衛殿齊師，殖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隲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七十萬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胡氏曰：肅宗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而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集覽：風沙衛殿，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風沙衛，齊靈公闖人也。殖，郭最，齊靈公勇士。殿，都練反。軍居後也。左傳：襄十一年，晉伐齊，齊師遁，風沙衛殿殖，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

唐肅宗乾元元年

肩膊之其右其丙縛郭最皆於甲而縛坐于中軍之鼓
下顏師古曰亦謂之斷後此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
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實實文帝元嘉元
也閩人并見漢靈帝光和元年閩尹實實文帝元嘉元
年漢西軍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年興平軍名注見楚義
帝元年廢丘消踐軍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
漢注見周安王五年漢陽郡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
五年鄭泰軍名鄭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鄭城蔡注見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
年三川澤潯軍名澤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建州路
注見周恭王五
十三年上黨

書法 於是始命為觀軍容宜慰處置使矣不書宜慰
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
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統郭李乎是專行謀矣郭李不
可以相統宜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專行謀矣郭李不
不書宜者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然則如之
何綱目有以處此矣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
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以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唐世宦者綱目書宦官者三魚朝恩呂大勳克明
皆非
常也

發明 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官官臨之不亦辱乎相
州之敗其原蓋在於此矣故特揭而書之以著
其
失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子儀引兵濟河東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
儀進圍之吳廣琛光遠嗣業兵皆會於衛州慶緒悉舉
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
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
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賊還走
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
追之至鄴慶緒入城圍守子儀等圍之光弼等兵皆
至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實 護嘉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
年衛州注見秦王又六年初敗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峯拒
之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峯召我來
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峯處峯驍將果所侍也既死
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

即此道監明自卷四十一 唐肅宗乾元元年 兵

餘集覽 李虛公姓名也 質實 汴州 注見周顯王二十九

年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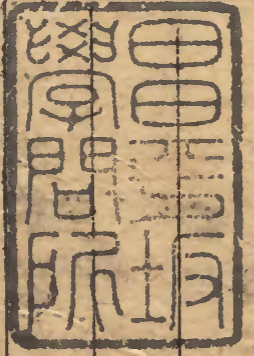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將。將破立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公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姓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禮亂。繼起以陵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成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始

謀之集覽 八柄 注見漢順帝陽嘉三年 一介 注見漢桓遠哉 帝延熹四年 姑息 姑 苟 息 安也 說 禮 注 言

苟容 取安也 伏斧質 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不庭 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質實 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朝 鮮

書法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始此 故講志之 曰是楚州 殺刺史 河東 殺節度 行營 殺都統 不可勝書矣



文北丁卯

